

红色记忆留丰碑

□ 王宏志

1936年3月初,由贺龙、萧克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由贵州入云南,以破竹之势向滇西挺进,4月20日攻克宾川,21日由宾川鸡平关进入鹤庆,23日攻占鹤庆县城。红军长征经过鹤庆黄坪、西邑、松桂、金墩、云鹤、草海、辛屯等6镇1乡的172个自然村,历时6昼夜,行程110公里。

“红军三万三,路过波罗庄;吃富不吃贫,穷人莫惊慌……”这首歌至今仍在鹤庆松桂一带老辈人中传唱,“慈母泉”、“贺龙泉”、“薄荷箐”……一组组红军故事反映了军民鱼水深情;当时红军留下的一张张字条和一枚枚银圆讲述着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对人民群众的秋毫无犯。

弹指一挥间,80年过去了。当红军长征的硝烟已经消退在20世纪30年代苍茫的时空,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个极其偏僻的地理空间,很少被人说起。

金一南将军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道:“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

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的精神与非凡的气概。”征途迢迢,关山重重,长征就是一次“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之旅。鹤庆是这次信念之旅的一个红色景点,红色记忆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传颂。

北上抗日,直驱石鼓渡口,鹤庆是必经之战略要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红军将领在云鹤镇双桂亭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了在石鼓镇渡江北上的重要军事战略。鹤庆32人给红军当向导,赢得了抢渡金沙江的先机,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在鹤庆没有来得及扩充红军,但是仍有27名青年积极参军。田麟勋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红二、六军团进入鹤庆,鹤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像迎接贵宾一样欢迎红军,给红军送水、敬烟,为红军洗衣、做饭,同时给红军送去许多大米、腊肉、火腿等食品,其中还有不少猪肝鮓。老红军陈靖后来回忆说:“在整个长征路上,像鹤庆那样(除苏区外)对红军热烈而真诚的欢迎确实不多。”

红军战士看到猪肝鮓后,都不知道怎么吃,也不知道叫什么。尝一口又辣、又鲜、又香,再吃一口,就更辣、更鲜、更香,越吃越辣、越辣越想吃。红军首长吃

过猪肝鮓后,也赞不绝口。问身边战士,是啥子东西,味道还不错。战士们也回答不出来。贺老总指挥见状,顺口说道:有辣子有肉,爽得很嘛!就叫辣子肉好了!“辣子肉”,就这样在红军中叫开了。

时隔48年后的1984年1月16日,萧克将军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在纪念红军长征座谈会上,老将军深情地说,二、六军团长征以来,鹤庆是红军最受欢迎、人民最热忱、红军给养补充最充分的县份之一。继而,将军稍为忧虑地说,这次出来,很想轻车简从,好好领略一下长征时没来得及看的祖国大好河山。可每到一处,总是迎来送往,又是接风又是宴请,大搞排场,太铺张了,我很不高兴。但来鹤庆,我很高兴,你们的辣子肉我是一定要吃的,这是此次出行我自己点的唯一一道菜,快半个世纪了,那个辣、那个香,一直难以忘怀,可惜贺老总他们再也尝不到了。

将军一席话,道出了将军的忧虑和感慨,也道出了将军对鹤庆这块热土的赞誉和眷恋。

将军吃后,非常高兴,愉快地说:“快半个世纪了,辣子肉的味道一直没忘,今天终于如愿以偿。”饭后,将军欣然命笔,为鹤庆题写了“九顶峰高,金沙水碧。红军长征,箪壶不绝。白族情深,鹤庆长忆。”的诗句。

1976年4月23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过鹤庆40周年,鹤庆县委、县政府在文

化馆内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鹤庆纪念碑。2001年7月1日,搬迁建到云鹤镇鹤阳西路小团山麓,碑体高19.36米,基座高4.23米,气势雄伟。巍峨壮观的纪念碑落成,老红军田麟勋将军为纪念碑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鹤庆纪念碑”。2003年6月29日纪念碑公园建成。2004年6月,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美术师、丽江东巴画派创始人张春和创作的红军长征过鹤庆大型浮雕墙建成,全长36米、高4.23米,寓意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4月23日长征进入鹤庆的这个光辉日子。这座浮雕墙以精湛的工艺、逼真的雕像、丰富的内涵、传神的风采,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过鹤庆时“金沙水暖情深,军民鱼水欢歌”的生动景象,讴歌了红军长征过鹤庆的光辉史实。2009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鹤庆纪念碑公园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列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一个外国人在20世纪末这样说。而新中国的缔造者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仅仅这一切,就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长征。这条飘扬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红飘带,对云南来说,也曾经短暂地掠过滇西北的崇山峻岭,鹤庆已随红色记忆载入史册。



日照玉津桥

夏传武摄

下关风

□ 赵丹娟

时间也像没有长度一样地在童年的时光里荡来荡去,在风中冷冷作响。

后来,成片的绿色消失在了记忆中,我也离开了故乡,到上海求学,那片绿色和风声就成了梦里的乐园。上海的风也很大,却不如下关风的凌厉和干脆,而这湿咸的海风还把春天的到来一拖再拖,记得有一年的初春时节和朋友到湿地公园去看花,花却未开,满园枯枝春意未至,灰蒙蒙的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心里也好像被一层薄纱压住了。那天晚上,妈妈发来信息说家里的梨树开花了,紧接着是一张图片,雪白的花瓣星星点点,编织而成的花朵缀满枝头,旁边的桃树也绽开了粉红的花苞,叶子稀疏点缀其间,美得让人惊艳。看着这花,我想起了故乡的风,料峭又不失温暖,定是它催的这满园春色吧。妈妈时常在电话里说,风很大,问我上海的风大不大,我都是回答风也很大可是和家里不一样,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家乡的风更干更脆,更是因为它是家乡的风吧。外滩边上时则狂风大作,漫

步边上就会更想念下关风,想念在洱海边上、海心亭里,听风看风的那种心情。

下关很少有无风的时候,只是风小时,像是温柔的抚摸,让人心生缱绻;风大时,拍打在脸上,让人心绪澄静,想要尽情拥抱这片海、这狂风。

当然在极冷的冬天,风也更紧。和家人围着炉火烤着饵块,一边聊家常一边听外面狂风大作,心里面是满满的温暖,这样的感觉也是异乡难以感受到的。于我而言,下关风更是小时候妈妈接我时候穿的雨披,每当风狂雨大,我就躲在雨披里,贴着妈妈的温暖背脊,不再惧怕严寒;下关风也是爸爸的身影,以前从家到学校经过风大的一段路,爸爸都会走在前面为我挡风……一路走来,似乎都在躲避这风,可是直到离家千里,开始想念这风了,想念在风中肆虐的童年,想念在风中屹立的海心亭,想念故乡的点点滴滴。

今夕何夕,就在梦中饮一杯清酒,让这带着乡愁气息的下关风拍打我的脸庞吧!

纸笔情怀寄相思

□ 北雁

衷肠,成为文学史上极富传奇的篇章;即便就是几十年前的现代,还有傅雷先生每书信与子,亦成著名的《傅雷家书》,被世人视作教子名篇。

如今,这些由纸笔书写派生的文化现象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包括我在内,多少美好的情感,就常常以只言片语或是简单的表情符号草草代过。少了这么一种情感表达和宣泄的方式,我们不但将失去一种高雅文化,而且还缺少了一种情感沟通的方式,甚至还因此而失去了许多真正的人生知己。

当然,属于我自己的那一番纸笔情怀,似乎还保存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3年前的夏天,我还常常念记着要腾出时间写封信来。而我写信的唯一对象,是我在省城一所大学当教授的大

每一座美丽的城市,都应该有一座美丽的机场,便于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旅游。大理是一座山川绮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美丽城市,每年慕名来大理游览的中外旅客很多。2015年,大理机场游客陡增,完成运输起降12156架次,同比2014年增长44.6%,旅客吞吐量126.24万人次,同比2014年增长68.3%,居中国第62位;货邮吞吐量2796.31吨,同比2014年增长132.5%,居中国第81位。如今的大理机场,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机场。但你也也许想象不到,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荒山野岭、贫瘠之地,山与我所生活的南华县一样高,沉寂的山上也只有村民们行走的羊肠小道。

1993年,我所工作的楚雄州吕合煤矿参与了大理机场的建设,矿山50多辆克拉斯拉土车日夜奔跑在工地上,为的就是削平一座能建飞机场的山头。这年5月,正是麦熟炎热的初夏,矿领导关心奋战在大理机场的80多名职工,安排医院给大家注射甲肝疫苗和乙肝疫苗。我们煤矿职工医院的领导,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医院的救护车上午8点多从南华出发,沿320国道开到凤仪,来到山头上的飞机场建设工地,已是中午12点了。工人们正挥汗如雨,争分夺秒抢进度,高高的山顶已被人工削去一部分。我们走进用帆布搭起的帐篷,里面是工人们睡觉的地铺,显得杂乱无章,开夜车的司机还在睡觉。工地上连个小卖店都没有,工人们吃的肉和蔬菜要下山到凤仪镇去买,买一车回来吃三四天。因为我们远道而来,厨师特意做了一大盆豆花,在炎热的5月吃起来十分解渴,几下就被大家抢吃完了,令我至今印象深刻。趁工人们吃饭换班之机,我给他们注射了甲肝疫苗和乙肝疫苗,完成了我此行的任务。

二十年峥嵘岁月!大理机场1995年11月28日正式通航。后来随着社会发展,2007年又进行了改扩建工程,2009年扩建完工后,机场航站楼10050平方米,登机桥3个,停机位10个。目前有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天津、西安、深圳、成都、重庆、郑州、长沙、武汉、昆明、西双版纳的15条航线,每日进出港航班32至40班,成为云南省最重要的支线机场之一。大理机场先后完成了部分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保障和数十次抢险救灾、医疗急救、飞播航测等专业飞行保障任务。

上关风,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风花雪月,大理千年不变的风景。大理是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大理机场的建成,促进了大理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大理的高山机场离天很近,离世界很近,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朋友来大理观光。今天,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肤色的人从大理机场进进出出,成为大理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远去的包谷饭

□ 左学龙

我是吃包谷饭长大的。与我同龄以及年长于我的,生于土路么寨的乡亲们大都抵如此。

我的童年处于“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正是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在渐次复苏的特殊时期。当时土路么寨的乡亲们思想很保守,经济意识淡薄,大家的经济条件以及生活水平,基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缺钱,有的人家甚至买一包盐的钱都得借。缺粮,因为土路么寨是一个人口较为密集的村寨,每户分到的田地有限。我家有5口人,就只分到2亩山地、半亩左右的水田。田地所出,维持半年的口粮都不够。另一方面是农业基础投入缺乏,遇到暴雨引发山洪,有限的田地东冲西毁一片西拉塌一块,也只能望天兴叹,无可奈何地干瞪眼。没有钱买肥料,庄稼缺少养分的补给,走不出靠天吃饭的落后传统农业种植模式,“种得一山坡、收得一土锅”的收成,让乡亲们心寒得掉眼泪。

缺衣少食的年代,不得不惊叹于人的生命力之强大,不得不惊叹于人的保命自救办法之多。母亲把收回的玉米剥离晒干,在夜晚煤油灯的陪伴中,用当家女人的勤俭和聪慧,让石磨发出轰隆隆隆隆的呐喊,把一颗颗金黄的玉米粒研磨成粉面做面糊。一家人吸食面糊的声音,往往会传出很远。面糊吃腻了,就吃面裹饭,在簸箕里,把玉米面弄潮湿,在手的搅拌和抖动下,等玉米面变成了像豌豆一样大小的颗粒后,就放到蒸笼里煮熟。逢年过节的时候,同蒸的还有少量的白米。连续吃了几天面糊和面裹饭,母亲又会为家人煮玉米炒饭吃:把玉米研磨成的砂粒,淘洗后加入少量水煮食。也能在玉米炒饭里放入小半碗白米同煮,那肯定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奢侈”的年份日子。

面糊、面裹饭、玉米炒饭,是我记忆中极其深刻的养育我的包谷饭。我吃着包谷饭走过了童年的时光,走进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日子,尽管已经包产到户了,尽管国家已经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了,我的家里由于田地少,父母亲也因为孩子很小的原因,一时半会还想不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有效途径来,家里依然很穷,还继续吃包谷饭,白米饭在我看来依然还很神圣,想吃白米饭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我进入初中,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乡亲们的生活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了,农业科技含量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很多人家开始搞起了种养殖业,钱袋子逐渐鼓了起来,很多人家已经吃上了白米饭,部分人家虽然还吃包谷饭,但吃白米饭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了。我家的生活情况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这得益于我家所在镇的热区地带搞开发,那里建起了水果批发场,广泛宣传发动种植柑橘。我家在热区,也分到了一定的土地。热区的柑橘收入和粮食作物的收成支撑起了家庭的生活开支,也让家庭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桌上有白米饭,有肉吃了,包谷饭也远离了餐桌远离了家庭生活。

如今,土路么寨的乡亲们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以包谷饭为主食了。很多山地已经种植了泡核桃等经济作物,包谷的产量越来越少,用包谷饭“打牙祭”都成难事了。有一次回老家,吃饭的时候,吃着喷香糯软的白米饭,我触景生情地想起了包谷饭。就对已经上学的儿子和侄子讲到小时候吃过的包谷饭,儿子和侄子迷惑不解地问我,包谷饭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还没有等我回答,他们就央求母亲给他们做包谷饭吃。母亲为难地对他们说,石磨都丢了,包谷也没有,要怎样做包谷饭?

建起机场迎客来

□ 普显宏

“中国梦·大理情”

建州60周年有奖征文

大理日报社

大理旅游集团 合办

生命之树

□ 李文

风 写意
你鲜明的形体
道劲的枝 泛绿的叶

根 深植于石罅
任山石啃噬着
扼杀于生死一线之间
吮吸干结的水分
延伸 渴念的目光
听汨汨暗流
响自遥远的地层
信念一点点攒积
从未想过放弃

生命的枝叶
因此一节一节挺出

客在他乡

□ 赵继梅

我原本想做一只巨大的口袋
把脚下的故土
眼前的苍山
远景的洱海
统统装进里面
然后背到我行居的远方

可是,脚下的故土太软
眼前的山色太脆
远处的海累太柔
它们像我身上的肉、骨头和血液
离开故土
就此魂飞魄丧

于是,我用漫长的黑夜
栽种乡土上的谷物
栽种记忆中的奔跑
在他乡的黑夜里
等待收获

远方

□ 宇加华

说起远方
总在那方
总要忽略一些
山峰 河流
以及 那些陈词滥调
和轮回的四季

说起远方
莫名地想起了故乡
想起了彝家的火塘
彝家的苦荞酒
彝家的山歌
也想起了彝家的小阿妹

说起远方
很自然地就想起了
诗意的村庄
诗意的你



风姿 杨念摄